

清代
筆記
叢刊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三

卷之五

五

三

廣陽雜記卷第三

清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為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聖

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項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疲蹙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尚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

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既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匹。湊為七十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為郡縣。尚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於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兩。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於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損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為本省支銷。並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鵬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贍。恐不肖

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於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輯湊。或為圭形。或為磬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

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於心即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人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窰弇弇本汪氏園亭俗稱賽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課予友兄李虎文贅於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窰弇頽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陵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錕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窰器瑣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義。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僇。廣陵散於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偽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監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鞏貢穀孤古故穀勾狗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為舛獲耳。予向以平聲倍於仄聲。上去多於入聲。以一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勾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於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聲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穀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於世。作大歸依。為我啟蒙發覆邪。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一十二銖為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姑蘇華山之西有弁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夭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

屠儉名澣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一本作顧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蘊解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

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棹。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為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於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聃翁。明季甲榜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髻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亦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蹙蹙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汴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學縣。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於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
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專家之事今日甚少以予所聞
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於無意
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
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
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於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
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啟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於二月二十日在蘆溝
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 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
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收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
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

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潤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

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於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於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為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於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卧。至夜半。即覺碧天如洗。皎月自蓬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流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

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沈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竟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於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止長春盤山語錄為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老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容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為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

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為董冲陽所惑及岫巖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開紫庭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闕全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闕全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官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闕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巖肚峰。西為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